

涑水記聞
附補遺

二



凍水記聞

附補遺

(二)

司馬光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東齋記事及其他二種
二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邢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涑水記聞卷八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棗州。

〔案〕宋史地理志無棗州。王化基傳亦無知棗州事。

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瞽而不及幕職。

僚佐退。召其卒筭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瞽如此之重也。雖或知之。化基無用此瞽。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事。禮部尙書。諡曰惠獻。子舉正有父風。官亦至參知政事。禮部尙書。諡曰安簡。

馮廣淵云。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運使還朝。是時眞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怒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嘗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趣取閱之。曰。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卽傳詔樞密遣之。旣而羌衆果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爲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爲參知政事。候上怒稍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及爲相。眞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旣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爲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迪至鄆。且半歲。眞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刃自剄。人救待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潰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遷祕書知舒州。章獻太后崩。迪時以尙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卽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爲相。迪自以爲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呂夷簡忌之。潛短之于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知之。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文定子及之云。

眞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言惟寬宗族。近有幸求內批者。上咸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內批與官及差遣者。竝具舊條。復奏取旨。（案）此條言惟寬宗族句。似有脫落錯訛。

慶歷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溼。不敢避去。移時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撤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事不避。竝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

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爲供奉官、祖穎進士及第，終于縣令。子堯封尚幼，二女入宮事眞宗，名位甚微。堯封亦進士及第，早終。妻惟有一女，卽后也。庶子化基幼，堯封從父弟堯佐亦進士及第，時已爲員外郎，不收卹諸孤。后母賣后于齊國大長公主家爲歌舞者，而適塞氏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于禁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爲俳優，上見而悅，遂有寵。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爲修媛，後冊爲貴妃，飲膳供給，皆踰于曹后。幾奪其位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進用堯佐。數年間，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堯封爲清河郡王，后母爲齊國夫人，后兄化基子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恤之甚。追冊爲溫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厚。后方寵幸，賈氏尤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納貨賄，爲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譏于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入堯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終于閤門祇候。后薨，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堯佐亦卒。張氏遂衰。子淵曰：溫成立忌日，禮官列言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謂執政曰：禮官張芻獨主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耳。執政乃追引前歲芻乞落職，代父牧入蜀，及乞廣安軍進退失據，奏落檢校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稍稍息。

慶歷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修媛。慶歷四年三月以修媛張氏之世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堯佐不足爲輕重。但鑒郭后之禍。興于楊尙。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至和元年張氏妃薨。初諡廣明皇后。又諡元明。又諡溫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儀殿殯于奉先寺。儀衛甚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兩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儀殿。設警場于右掖門之外。是日旦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諸司緣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絕。百官班辭于御史臺前陳祭。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西上閣門奉慰。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所奏馮士元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進奏禁止鄭戩龐籍起居。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度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如之何。于是開封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贖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知樞密院事盛度除尙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祿卿。知潁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鄆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鄜延馬遞步特支錢。詔審刑刑部大理寺不得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開相告之科。鄜延路奏邊事緊急。差強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鬪敵。從之。辛酉賜鄜延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閣之儀。參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進。曰：唐有大內、大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多居東西。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光殿。每至大朝會，則御之。次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次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奇日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輿止于紫宸，則呼仗自東西閣門入。故唐世謂奇日視朝爲入閣。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瘞于洪福寺。章獻之過也。

(案)此論章獻后之于李宸妃。其事在明道元年。

又曰：上幼冲卽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以顏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痰。章獻禁蝦蟹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弃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爲大孃，章惠爲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爲太后，所以奉事曲盡恩意。景祐中，堯神主祔于奉慈廟。弟景宗少爲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兇悍，使酒，好以滑槌毆人。世謂之楊滑槌。數犯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丁謂治第于城南，景宗爲兵負土焉。及謂敗，第沒，上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于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于都庭驛。

(案)此上二條僅繫日常原有某氏也。使者也大官也。年某月一條冠前而修寫佚去。

曾相王之冬至故也。果有八列，近百種。凡酒一獻，從以四穀。堂廚也。曾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數以寵秩之。乃追諡溫成皇后，殯于皇儀殿。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議喪事。是時，陳執中、梁適爲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皆惶恐不愛名器，以承順上意。

又詔爲溫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馮浩張芻吳充鞠眞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芻向時奏以父牧嘗任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旣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不代行。無何。牧至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以芻奏事。更不代行。前後異同。落史館檢校。監潭州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豫爲印署衆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溫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旣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衆官。議定奏聞。是非常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狀申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廩以事白洙。洙卽填狀奏云。當有樂舞。事下禮院。充眞卿怒。卽牒送禮直官李廩于開封府。使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廩于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眞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先是。眞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溫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臨事。內出圭瓚以盟鬯。充言于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薄于太廟。而厚于姬妾也。其于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內臣侍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卽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抃上言。劾蔡襄知開封府。不崇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于是執政以爲充因初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墳所訴于內臣云。欲送禮直官于開

封府者充與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卿。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真卿皆補外官。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揚軍。于是臺諫爭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直。以爲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于是朝廷落京修注。卽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修墳頓遞。亦嘗對中貴人言。溫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爲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卽日行。元規受詔讀冊辭曰。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今召臣承乏。臣實恥之。奏報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爲復來。元規曰。共傳誤本耳。又諫追冊曰。皆由佞臣贊成茲事。二相甚銜之。將行追冊。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政。執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楊樂道曰。初章獻爲上娶郭后。后恃章獻嬌妒。章獻崩后與尙美人爭寵。批傷今上頸。上召都知閻文應示之。文應勸上廢后。上問呂夷簡。亦曰。古有之。遂降敕廢爲金庭教主。文應懷敕并道衣以授之。后恚有諄語。文應卽驅出。以車送瑤華宮。旣而上悔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而獻之。又使詔入宮。文應懼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酖之。丁正臣曰。范諷問上傷。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醫眞毒。上終不知。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密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從之。

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同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倘設猜防之端。是乖信任之道。因納言屢述御臣之規。頗立科條。用制邪慝。方今圖任賢哲。倚爲股肱。論道是咨。推誠無間。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是兩制臣寮。不許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凡此條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間之迹。卿等謀謨舉措。義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兗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

母韓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勾當內臣梁懷吉。(案)宋史作懷一勒歸前省。公主宅諸色祇應人。始皆隨遣入。(案)此句

瑋貌陋。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尙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視之。乳母韓氏等復離間。梁懷吉等給

事公主閣內。公主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閒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楊氏。由是外人諠譁。咸有異議。朝

廷貶逐懷吉等于外州。公主悲懟。或欲自經。或欲赴井。或縱火。或焚他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

不得已。亦爲召之。然主意終惡瑋。至是不復肯入中門。居于廳事。晝夜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

若顛狂。左右以聞。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啟脂澤之封。所以昭

帝女之寵。茲雖親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能安諧于厥家。則何以觀示于流俗。兗國公主生而

甚慧。朕所鍾憐。故于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傳無狀。閨門失歡。歷年于茲。生事不順。達于聽

聞。深所驚駭。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于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肅雍以成

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及茲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

舊知衛州公主既還禁中。上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婿也。于是瑋兄瑋上言。家門薄祚。弟瑋愚駃。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離絕。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首。又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嬪御內官。應奏薦親戚補官。舊制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過三年。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甚衆。宰相以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夔陝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謝天地于大慶。禮畢。御宣德門。大赦改元。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恩遇夏賊于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道皆爲賊所擒。秋。賊復遣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自投牒。又詔。自今間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敕鹽鐵副使郭申錫屬與李參訟失實。黜知濠州。

李參。鄆州人。爲定州通判。夏守恩爲眞定路部署。貪濫不法。轉運使楊偕張存欲發其事。使參按之。得其斂戍軍家口錢十萬。爲之遣放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斂四十二枚。爲之移卒于外縣。守恩坐除名。連州編管。弟殿前指揮使守贊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爲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相庠爲參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爲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賊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賊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許公曰。杜衍之言是。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爲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揚州。

陝西轉運使孫洙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

丁正臣曰。皇姪宗實。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坐賜茶。允初顧左右曰。不用茶。得熱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寧護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臥不肯入肩輿。宗諤責之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執汝強置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慟哭而就肩輿。楊樂道云。

令教授周孟陽作讓知宗正表。每一表。餉之金十兩。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方當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亦樂道云。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恙乎。

凍水記聞卷九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誼譁。又詣衍第訴冒。亂挾瓦礫。詔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因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吳奎爲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羣牧使。初。素與歐陽修數稱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旣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弼引己以登兩府。旣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鹵莽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爲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姦利。素悉奏逐之。遠方于是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卽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聲。忱治春秋。慥治易。棄先儒舊說。務爲高奇。以欺駭流俗。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刀扶周孔。忱爲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謫貶江淮間。以口舌動搖。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間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慥掌永興安撫司機宜。卒于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娼家。會有告

其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臺推鞠。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衝替。忱尙留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口談道義。而身爲沽販。氣凌公卿。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卽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初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案〕曲阜改仙源。在大中祥符五年。至

與宋史孔道輔傳皆書仙源。乃東都事略則云。道輔知曲阜縣。當是後人追改。非南宋時原文。附識于此。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旣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無所加。旣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郭后旣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納女入宮。太后許以爲后也。已至掖庭。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閹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爲。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見公卿大臣也。上遽命出之。孫器之云。士良自言。